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三國志文類　卷二十六至三十

詳校官中書臣瞿　照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　瓊

謄錄監生臣錢黃熙

三國志文類卷二十六

諫諍

魏

沮授諫止袁紹南征

師出歷年百姓疲弊倉庾無積賦役方殷此國之深憂也宜先遣使獻捷天子務農逸民若不得通乃表曹氏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並作舟船繕治器

械分遣精騎鈔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三年之中事可坐定也審配郭圖曰兵書之法十圍五攻敵則能戰今以明公之神武跨河朔之彊衆以伐曹氏譬若覆手今不時取後難圖也授曰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衆憑彊謂之驕兵兵義無敵驕者先滅曹氏迎天子安宮許都今舉師南向於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彊弱曹氏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受圍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兵竊為公懼之圖等曰武王

伐紂不曰不義況兵加曹氏而云無名且公帥武臣竭力將士憤怒人思自騁而不及時早定大業慮之失也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霸吳之所以亡也監軍之計計在持牢而非見時知機之變也紹從之圖等因是譖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若其浸盛何以制之夫臣與主不同者昌主與臣同者亡此黄石之所忌也且御衆於外不宜知内紹疑焉乃分監軍為三都督使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遂合而南

張邈諫袁術稱尊號袁術議稱尊號邈謂術曰

漢據火德絶而復揚德澤風流誕生明公公居軸處中入則享於上席出則為衆目之所屬華霍不能增其高淵泉不能同其量可謂巍巍蕩蕩無與為貳何為捨此而欲稱制恐福不盈眥禍將溢世莊周之稱郊犠牛養飼經年衣以文繡宰執鸞刀以入廟門當此之時求為孤犢不可得也

袁渙諫太祖訓民以義

夫兵者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義兼撫其民而除其害夫然故可與之死而可與之生自大亂以來十數年矣民之欲安甚於倒懸然而暴亂未息者何也意者政失其道歟滇聞明君善於救世故世亂則齊之以義時偽則鎮之以樸世異事變治國不同不可不察也夫制度損益此古今之不必同者也若夫兼愛天下而反之於正雖以武平而濟之以德誠百王不易之道也公明哲超世古之所以得其民者公既

勤之矣今之所以失其民者公既戒之矣海内賴公得免於危亡之禍然而民未知義其惟公所以訓之則天下幸甚太祖深納焉

蔣濟諫明帝攻遼東太和六年明帝遣平州刺史田豫乘海渡幽州刺史王雄陸道并攻遼東蔣濟諫曰

凡非相吞之國不侵叛之臣不宜輕伐伐之而不制是驅使為賊故曰虎狼當路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已今海表之地累世委質歲選計考不乏職貢議者先

之正使一舉便克得其民不足益國得其財不足為富儻不如意是為結怨失信也帝不聽豫行竟無成而還

陳琳諫何進誅閹官

易稱即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於鼓洪爐以燎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違經合道天人順之而反釋其利器更徵於他大兵合聚彊者為雄所謂倒持干

戈授人以柄必不成功秪為亂階進不納其言竟以取禍

辛毗諫文帝徙冀州士家帝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時連蝗民饑郡國以為不可而帝意甚盛毗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皆莫言

陛下欲徙士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邪毗曰誠以為非也帝曰吾不與卿共議也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廁之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謀邪臣所言非私也乃社稷之慮也安得怒臣帝不答起入內毗

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邪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也帝遂徙其半

又諫伐吳

帝欲大興軍征吳毗諫曰吳楚之民險而難禦道隆後服道洿先叛自古患之非徒今也陛下祚有海內夫不賓者其能久乎昔尉佗稱帝子陽僭號歷年未幾或臣或誅何則違逆之道不久全而大德無所不服也方今天下新定土廣民稀夫廟算而後出軍猶臨事而懼況

今廟算有闕而欲用之臣誠未見其利也先帝屢起鋭師臨江而旋今六軍不增於故而復循之此未易也今日之計莫若脩范蠡之養民法管仲之寄政則充國之屯田明仲尼之懷遠十年之中彊壯未老童齓勝戰兆民知義將士思奮然後用之則役不再舉矣帝曰如卿意更當以虜遺子孫邪毗對曰昔周文王以紂遺武王惟知時也苟時未可容得已乎帝竟伐吳至江而還

又諫明帝平北芒

帝又欲平北芒令於其上作臺觀則見孟津毗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而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損費人功民不堪役且若九河盈溢洪水為害而丘陵皆夷將何以禦之帝乃止

高堂隆諫明帝饗會

明帝初踐阼羣臣或以為宜饗會隆曰唐虞有遏密之哀高宗有不言之思是以至德雍熙光於四海以謂不宜為會帝敬納之

三國志文類卷二十六

三國志文類卷二十七

諫諍

蜀

楊顒諫諸葛亮躬親細務襄陽記曰楊顒字子昭入蜀為巴郡太守丞相諸葛亮主簿亮嘗自校簿書顒直入諫曰

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令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任重

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為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鷄犬哉失為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邴吉不問横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令明公為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

吳

張紘諫吳主突敵權以紘為長史從征合肥權率輕騎將往突敵紘諫曰

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今麾下恃盛壯之氣忽彊暴之虜三軍之衆莫不寒心雖斬將搴旗威震敵場此乃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也願抑賁育之勇懷霸王之計

權納紘言而止

又諫明年將復出軍紘又諫曰

自古帝王受命之君雖有皇靈佐於上文德播於下亦賴武功以昭其勳然而貴於時動然後為威耳今麾下

值四百之厄有扶危之功宜且隱息師徒廣開播殖任賢使能務崇寛惠順天命以行誅可不勞而定也於是遂止不行

薛綜諫征公孫淵時公孫淵降而復叛權盛怒欲自親征綜上疏諫曰

夫帝王者萬國之元首天下之所繫命也是以居則重門擊柝以戒不虞行則清道案節以養威嚴蓋所以存萬安之福鎮四海之心昔孔子疾時託乘桴浮海之語季由斯喜拒以無所取材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請

刎頸以血染車何則水火之險至危非帝王所宜涉也諺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況萬乘之尊乎今遼東戎貊小國無城池之固備禦之術器械殊鈍紀綱無政往必禽克誠如明詔然其方土寒埆穀稼不殖民習鞍馬轉徙無常卒聞大軍之至自度不敵鳥驚獸駭長驅奔竄一人匹馬不可得見雖獲空地守之無益此不可一也加又洪荒滉瀁有成山之難海行無常風波難免倏忽之間人船異勢雖有堯舜之德智無所施賁育之勇力

不得設此不可二也加以鬱霧冥其上鹹水蒸其下善生流腫轉相汚染凡行海者稀無斯患此不可三也天生神聖顯以符瑞當乘平喪亂康此民物嘉祥日集海內垂定逆虜凶虐滅亡在近中國一平遼東自斃但當拱手以待耳今乃違必然之圖尋至危之阻忽九州之固肆一朝之忿既非社稷之重計又開闢以來所未嘗有斯誠羣寮所以傾心側息食不甘味寢不安席者也惟陛下抑雷霆之威忍赫斯之怒遵乘橋之安遠履氷

之險則臣子賴社天下幸甚權遂不行

又陸瑁諫字子璋

臣聞聖王之御遠夷羈縻而已不常保有故古者制地謂之荒服言慌惚無常不可保也今淵一方小醜屏在海隅雖託人面與禽獸無異國家所為不愛貨寶遠以加之者非嘉其德義也誠欲誘納愚弄以規其馬耳淵之驕黠恃遠負命此乃荒貊常態豈足深怪昔漢諸帝亦嘗銳意以事外夷馳使散貨充滿西域雖時有恭從

然其使人見害財貨并没不可勝數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越巨海身踐其土羣臣愚議竊謂不安何者北寇與國壤地連接茍有閒隙應機而至夫所以越海求馬曲意於淵者為赴目前之急除腹心之疾也而更棄本追末捐近治遠忿以改規激以動衆斯乃猾虜所願聞非大吳之至計也又兵家之術以功役相疲勞逸相待得失之間所覺輒多且沓渚去淵道里尚遠今到其岸兵勢三分使强者進取次當守船又次運糧行人雖

多難得悉用加以單步負糧經遠深入賊地多馬邀截無常若淵狙詐與北未絕動衆之日脣齒相濟若實孑然無所憑賴其畏怖遠迸或難卒滅天誅稽於朔野山虜承間而起恐非萬安之長慮也

又諫 時上前疏孫權未許瑁重上此疏

夫兵革者固前代所以除暴亂威四夷也然其役在姦雄已除天下無事從容廟堂之上以餘議議之耳至於中夏鼎沸九域槃牙之時率須深根固本愛力惜費務

自休養以待隣敵之闕未有正於此時舍近治遠以疲軍旅者也昔尉佗叛逆僭號稱帝於時天下乂安百姓殷阜帶甲之數糧食之積可謂多矣然漢文猶以遠征不易重興師旅告喻而已今凶桀未殄疆場猶警雖蚩尤鬼方之亂故當以緩急差之未宜以淵為先願陛下抑威住計暫寧六師潛神嘿規以為後圖天下幸甚權再覽嘉其辭理遂不行

又陸遜諫淵背盟權欲往征遜上疏

淵憑險恃固拘留大使名馬不獻實可讐忿蠻夷猾夏未染王化鳥竄荒裔拒逆王師至令陛下爰赫斯怒欲勞萬乘汎輕越海不慮其危而涉不測方今天下雲擾羣雄虎爭英豪踴躍張聲大視陛下以神武之姿誕膺期運破擄烏林敗備西陵復取荆州斯二敵者當時雄桀皆摧其鋒聖化所綏萬里草偃方蕩平華夏總一大猷今不忍小忿而發雷霆之怒違垂堂之戒輕萬乘之重此臣之所惑也臣聞志行萬里者不中道而輟足圖

四海者匪懷細以害大疆冠在境荒服未庭陛下乘桴遠征必致闚䦨慼至而憂悔之無及若使大事時捷則淵不討而自服今乃遠惜遼東衆之與馬奈何獨欲捐江東萬安之本業而不惜乎乞息六師以威大虜早定中夏垂曜將來權用納焉

華覈諫營新宮興工妨農寶鼎二年皓更營新宮制度弘廣飾以珠玉所費甚多是時盛夏興工農守並廢覈諫曰

臣聞漢文之世九州晏然秦民喜去慘毒之苛政歸劉

氏之寬仁省役約法與之更始分王子弟以藩漢室當此之時皆以為泰山之安無窮之基也至於賈誼獨以為可痛哭及流涕者三可為長歎息者六乃曰方今之勢何異抱火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而謂之安其後變亂皆如其言臣雖下愚不識大倫竊以曩時之事揆今之勢誼云復數年間諸王方剛漢之傅相稱疾罷歸欲以此為治雖堯舜不能安今大敵據九州之地有大半之衆習攻戰之餘術乘戎馬之舊勢欲與中

國爭相呑之計其猶楚漢勢不兩立非徒漢之諸王淮南濟北而已誼之所欲痛哭比今為緩抱火卧薪之喻於今為急大皇帝覽前代之如彼察今世之如此故廣開農桑之業積不訾之儲恤民重役務養戰士是以大小感恩各思竭命期運未至早棄萬國自是之後彊臣專政上詭天時下違衆議忘安存之本邀一時之利數興軍旅傾竭府藏兵勞民困無時獲安今之存者乃創夷之遺衆哀苦之餘民耳遂使軍資空匱倉廩不實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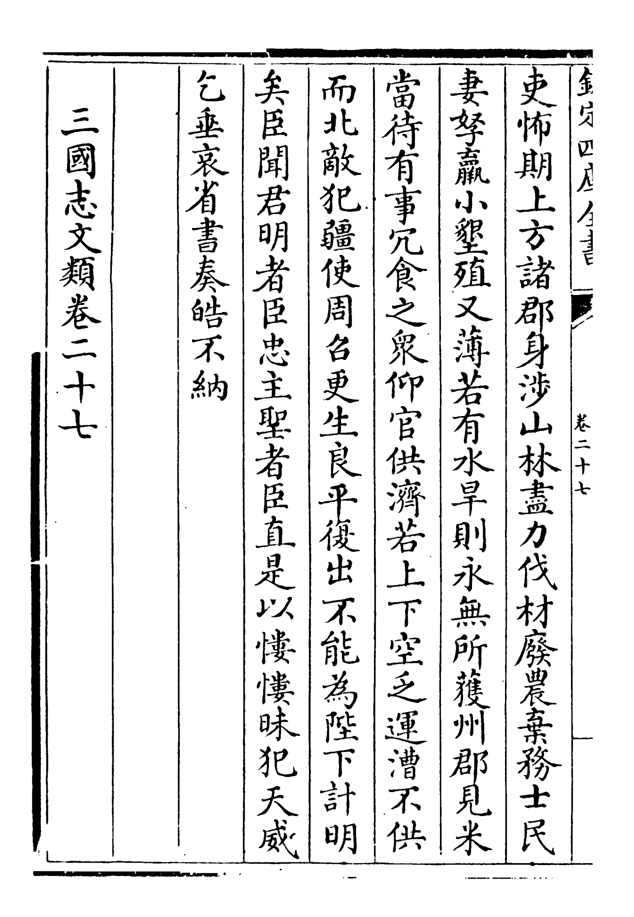
帛之賜寒暑不周重以失業家户不贍而北積穀養民專心東向無復他警蜀為西藩土地險固加承先主統御之術謂其守御足以長久不圖一朝奄至傾覆脣亡齒寒古人所懼交州諸郡國之南土交阯九真二郡已沒日南孤危存亡難保合浦以北民皆揺動因連避役多有離叛而備戍減少威鎮轉輕常恐呼吸復有變故昔海虜窺窬東縣多得離民地習海行狃於往年鈔盜無日今胷背有嫌首尾多難乃國朝之厄會也誠宜住

建立之役先備豫之計勉墾殖之業為飢乏之救惟恐農時將過東作向晚有事之日整嚴未辦若舍此急盡力工作卒有風塵不虞之變當委版築之役應烽燧之急驅怨苦之衆赴白刃之難此乃大敵所因為資也如但固守曠日持久則軍糧必乏不待接刃而戰士已困矣昔太戊之時桑穀生庭懼而修德怪消殷興熒惑守心宋以為災景公下從瞽史之言而熒惑退舍景公延年夫脩德於身而感異類言發於口而通神明臣以愚

蔽誤忝近署不能翼宣仁澤以感靈祇仰慙俯愧無所
投處退伏思惟熒惑桑穀之異天示二主至如他餘錙
介之妖近是門庭小神所為驗之天地無有他變而徵
祥符瑞前後屢臻明珠既覿白雀繼見萬億之祚實靈
所挺以九域為宅天下為家不與編户之民轉徙一同
也又今之宮室先帝所營卜土立基非為不祥又楊市
土地與宮連接若大功畢竟輿駕遷往門行之神皆當
轉移猶恐長久未必勝舊屢遷不可留則有嫌此乃愚

臣所以夙夜為憂灼也臣省月令季夏之月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會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舉大事必有天殃今雖諸侯不會諸侯之軍與會無異六月戊己土行正王既不可犯加又農月時不可失昔魯隱公夏城中丘春秋書之垂為後戒今築宮為長世之洪基而犯天地之大禁襲春秋之所書廢敬授之上務臣以愚管竊所未安又恐所名離民或有不至討之則廢役興事不討則日月滋慢若悉並到大衆聚會希無疾病且人心

安則念善苦則怨叛江南精兵北土所難欲以十卒當東一人天下未定深可憂恤之如此宫成死叛五千則北軍之衆更增五萬若到萬人則倍益十萬疾者有死亡之損叛者傳不善之語此乃大敵所以歡喜也今當角力中原以定彊弱正於際會彼益我損加以勞困此乃雄夫智士所以深憂臣聞先王治國無三年之儲曰國非其國安寧之世戒備如此况敵彊大而忽農忘畜今雖頗種殖間者大水沈沒其餘存者當須耘穫而長



吏怖期上方諸郡身涉山林盡力伐材廢農棄務士民妻孥羸小墾殖又薄若有水旱則永無所獲州郡見米當待有事冗食之衆仰官供濟若上下空乏運漕不供而北敵犯疆使周名更生良平復出不能為陛下計明矣臣聞君明者臣忠主聖者臣直是以慺慺昧犯天威乞垂哀省書奏皓不納

三國志文類卷二十七

三國志文類卷二十八

戒責

魏

李秉家誡字玄胄有儁才為時人所貴嘗答司馬文王問因以為家誡曰

昔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吏俱見臨辭出上曰為官長當清當慎當勤脩此三者何患不治乎並受詔既出上顧謂吾等曰相誡勑正當爾不侍坐衆賢莫不贊善上

又問曰必不得已於斯三者何先或對曰清固為本次復問吾吾對曰清慎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為大夫清者不必慎慎者必自清亦由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是以易稱括囊無咎藉用白茅皆慎之至也上曰卿言得之耳可舉近世能慎者誰乎諸人各未知所對吾乃舉故太尉荀景倩尚書董仲連僕射王公仲並可謂為慎上曰此諸人者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其惟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

玄遠而未曾評論時事臧否人物真可謂至慎矣吾每思此言亦足以為明戒凡人行事年少立身不可不慎勿輕論人勿輕說事如此則悔吝何由而生患禍無從而至矣

王昶戒子昶為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依謙實以見其意故兄子默字處靜沈字處道其子渾字玄沖深字道沖遂書戒之曰

夫人為子之道莫大於寶身全行以顯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於滅亡之禍者何也由所祖

習非其道也夫孝敬仁義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孝敬則宗族安之仁義則鄉黨重之此行成於內名著於外者矣人若不篤於至行而背本逐末以陷浮華焉以成朋黨焉浮華則有虛偽之累朋黨則有彼此之患此二者之戒昭然著明而循覆車滋衆逐末彌甚皆由惑當時之譽昧目前之利故也夫富貴聲名人情所樂而君子或得而不處何也惡不由其道耳患人知進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語曰

如不知足則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覽往事之成敗察將來之吉凶未有干名要利欲而不厭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禄者也欲使汝曹立身行已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玄默沖虛為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古者盤杅有銘几杖有誡俯仰察焉用無過行況在已名可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栢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惡速成戒闕黨也若范匄對秦客而武子擊之折

其委箝惡其掩人也國語曰范文子暮退於朝武子曰何其暮也對曰有秦客廋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其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也擊之以杖折其委箝夫人有善鮮不自伐有能寡不自矜伐則掩人矜則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故三郤為戮於晉王叔負罪於周不惟矜善自伐好爭之咎乎故君子不自稱非以讓人惡其蓋人也夫能屈以為伸讓以為得弱以為彊鮮不遂矣夫毁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慎之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毁

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又曰子貢方人賜也賢乎哉我則不暇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況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昔伏波將軍馬援戒其兄子言聞人之惡當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也斯戒至矣人或毀己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己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己無可毀之行則彼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且聞人毀己而忿者惡醜聲之加人也人報者滋甚不如黙而自脩己也諺曰救寒莫如

重褒止謗莫如自脩斯言信矣若與是非之士凶險之人近猶不可況與對校乎其害深矣夫虛偽之人言不根道行不顧言其為浮淺較可識别而世人惑焉猶不檢之以言行也近濟陰魏諷山陽曹偉皆以傾邪敗沒熒惑當世挾持姦慝驅動後生雖刑於鈇鉞大為炯戒然所汙染固已衆矣可不慎與若夫山林之士夷叔之倫甘長飢於首陽安赴火於緜山雖可以激貪厲俗然聖人不可為吾亦不願也今汝先人世有冠冕惟仁義

為名守慎為稱孝悌於閨門務學於師友吾與時人從事雖出處不同然各有所取穎川郭伯益好尚通達敏而有知其為人弘曠不足輕貴有餘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知親之昵之不願兒子為之北海徐偉長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其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之東平劉公幹博學有高才誠節有大意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得失足以相補吾愛之

重之不顧兒子慕之樂安任貽先淳粹履道內敏外恕推遜恭讓處不避洿怯而義勇在朝忘身吾友之善之顧兒子遵之若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汝其庶幾舉一隅耳及其用財先九族其施舍務周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論議貴無貶其進仕尚忠節其取人務道實其處世戒驕淫其貧賤慎無戚其進退念合宜其行事加九思如此而已吾復何憂哉

王基戒司馬景王書司馬景王新統政基書戒之曰

天下至廣萬機至猥誠不可不兢兢業業坐而待旦也夫志正則衆邪不生心靜則衆事不躁思慮審定則教令不煩親用忠良則遠近協服故知和遠在身定衆在心許允傅嘏袁侃崔贊皆一時正士有直質而無流心可與同政事者也景王納其言

吳

孫和戒博奕

羣寮侍宴言及博奕和以為妨事費日而無益於用勞

精損思而終無所成非所以進德脩業積累功緒者也且志士愛日惜力君子慕其大者高山景行恥非其次夫以天地長久而人居其間有白駒過隙之喻年齒一暮榮華不再凡所患者在於人情所不能絶誠能絶無益之欲以奉德義之塗棄不急之務以脩功業之基其於名行豈不善哉夫人情猶不能無嬉娛嬉娛之好亦在於飲宴琴書射御之間何必博奕然後為歡乃命侍坐者八人各著論以矯之於是中庶子韋曜退而論奏

和以示賓客時蔡穎好奕直事在署者頗斆焉故以此
諷之

三國志文類卷二十八

三國志文類卷二十九

薦稱

魏

後漢張超薦袁遺於朱儁

遺有冠世之懿幹時之量其忠允亮直固天所縱若乃包羅載籍管綜百氏登高能賦覩物知名求之今日邈焉靡儔

孤與荀公達周遊二十餘年無毫毛可非者又曰荀公達真賢人也所謂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孔子稱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公達即其人也

太祖稱荀攸

又稱二荀父子

傅子曰或問近世大賢君子答曰荀令君之仁荀軍師之智斯可謂近世大賢君子矣荀令君仁以立德明以舉賢行無諂黷謀能應機孟軻稱五百年而有王者興

其間必有命世者其荀令君乎太祖稱荀令君之進善不進不休荀軍師之去惡不去不止也

孔融薦禰衡書

衡字正平建安初自荆州北游都恃才傲逸臧否過當見不如者不與語人皆以是憎之唯少府孔融高貴其才上書薦之曰

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藝文升堂覩奥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心計安世黙識以衡准之誠不足怪

先賢行狀稱毛玠

先賢行狀曰玠雅亮公正在官清恪其典選舉拔貞實斥華偽進遜行抑阿黨諸宰官治民功績不著而私財豐足者皆免黜停廢久不選用於時四海翕然莫不勵行至乃長吏還者垢面羸衣常乘柴車軍吏入府朝服徒行人擬壺餐之潔家象濯纓之操貴者無穢欲之累賤者絕姦貨之求吏潔於上俗移乎下民到於今稱之

傅子稱何曾荀顗以孝事親

傅子稱曾及荀顗曰以文王之道事其親者其穎昌何

侯乎荀侯乎古稱曾閔今曰荀何內盡其心以事其親外崇禮讓以接天下孝乎百世之宗仁人天下之本也有能行仁孝之道者君子之儀表矣

王象薦楊俊王象為散騎常侍薦俊曰

伏見南陽太守楊俊秉純粹之茂質履忠肅之弘量體仁足以育物篤實足以動衆克長後進惠訓不倦外寛內直仁而有斷自初彈冠所歷垂化再守南陽恩德流著殊鄰異黨襁負而至今境守清靜無所展其智能宜

還本朝宣力輦轂熙帝之載

謝子微稱許劭

召陵謝子微高才遠識見劭年十八時乃歎息曰此則希世出衆之偉人也劭始發明樊子昭於鬻幘之肆出虞永賢於牧豎召李叔才鄉閭之間擢郭子瑜鞍馬之吏援楊孝祖舉和陽士茲六賢者皆當世之令懿也其餘中流之士或舉之淹滯或顯之乎童齒莫不賴劭顧歎之榮凡所拔育顯成令德者不可殫記其探擿偽行

抑損虛名則周之單襄無以尚也劭宗人許栩沈沒榮
利致位司徒舉宗莫不匍匐栩門承風而驅官以賄成
惟劭不過其門廣陵徐孟本來臨汝南聞劭高名請為
功曹饕餮放流潔士盈朝袁紹公族好名為濮陽長棄
官來還有副車從騎將入郡界紹乃歎曰吾之輿服豈
可使許子將見之乎遂單車而歸辟公府掾拜鄢陵令
方正徵皆不就避亂江南所歷之國必翔而後集終於
豫章時年四十六

孟達薦王雄 安定太守孟達薦雄曰

臣聞明君以求賢為業忠臣以進善為効故易稱拔茅連茹傳曰舉爾所知臣不自量竊慕其義臣昔以人之謬充備部職時涿郡太守王雄為西部從事與臣同寮雄天性良固果而有謀歷試三縣政成人和及任近職奉宣威恩懷柔有術清慎持法臣往年出使經過雄郡自說特受陛下拔擢之恩常勵節精心思投命為效言辭激揚情趣款惻臣雖愚闇不識真偽以謂雄才兼資

文武忠烈之性踰越倫輩今涿郡領户三千孤寡之家參居其半北有守兵藩衛之固誠不足舒雄智力展其勤幹也臣受恩深厚無以報國不勝慺慺淺見之情謹冒陳聞詔曰昔蕭何薦韓信鄧禹進吳漢惟賢知賢也雄有膽智技能文武之姿吾宿知之今便以參散騎之選方使少在吾門下知指歸便大用之矣天下之士欲使皆先歷散騎然後出據州郡是吾本意也

張既稱毋丘興表

雍州刺史張既表曰河右遐遠喪亂彌久武威當諸郡路通喉轄之要加民夷雜處數有兵難領太守毋丘興到官內撫吏民外懷羌胡卒使柔附為官效用黄華張進初圖逆亂煽動左右興志氣忠烈臨難不顧為將校民夷陳説禍福言則涕泣於時男女萬口咸懷感激形毁髮亂誓心致命尋率精兵踧脅張掖濟拔領太守杜通西海太守張睦張掖番和驪靬二縣吏民及郡雜胡棄惡詣興興皆安恤使盡力田興每所歷盡竭心力誠

國之良吏殿下即位留心萬機苟有毫毛之善必有賞
録臣伏緣聖旨指陳其事

趙孔曜薦管輅

安平趙孔曜薦管輅於冀州刺史裴徽曰輅雅性寛大
與世無忌仰觀天文則同妙甘公石申俯覽周易則齊
思季主今明使君方垂神幽藪留精九臯輅宜蒙陰和
之應得及羽儀之時徽於是辟為文學從事

三國志文類卷二十九

三國志文類卷三十

薦稱

魏

陳羣薦管寧

臣聞王者顯善以消惡故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伏見徵士北海管寧行為世表學任人師清儉足以激濁貞正足以矯時前雖徵命禮未優備昔司空荀爽家拜光禄先儒鄭

玄即授司農若加備禮庶必可致至延西序坐而論道必能昭明古今有益大化

陶丘一等薦管寧正始二年太僕陶丘一永寧衛尉孟觀侍中孫邕中書侍郎王基薦寧曰

臣聞龍鳳隱耀應德而臻明哲潛遁俟時而動是以鸑鷟鳴岐周道隆興四皓為佐漢帝用康伏見太中大夫管寧應二儀之中和總九德之純懿含章素質冰潔淵清玄虛澹泊與道逍遥娛心黄老游志六藝升堂入室

究其閫奥韜古今於胸懷包道德之機要中平之際黄巾陸梁華夏傾蕩王綱弛頓遂避時難乘桴越海羈旅遼東三十餘年在乾之姤匿景藏光嘉遁養浩韜韞儒墨潛化傍流暢於殊俗黄初四年高祖文皇帝疇諮羣公思求俊乂故司徒華歆舉寧應選公車特徵振翼遐裔翻然來翔行遇屯厄遭罹疾病即拜太中大夫烈祖明皇帝嘉美其德登為光禄勲寧疾彌留未能進道今寧舊疾已瘳行年八十志無衰倦環堵篳門偃息窮巷

飯䉵糊口并日而食吟詠詩書不改其樂困而能通遭難必濟經危蹈險不易其節金聲玉色久而彌彰揆其終始殆天所祚當贊大猷輔亮雍熙袞職有闕羣下屬望昔高宗刻象營求賢哲周文啟龜以卜良佐況寧前朝所表名德已著而久棲遲未時引致非所以奉遵明訓繼成前志也陛下踐阼纂承洪緒聖敬日躋超越周成每發德音動諮師傅若繼二祖招賢故典賓禮儁邁以廣緝熙濟濟之化侔於前代寧清高恬泊擬跡前軌

德行卓絶海内無偶歴觀前世玉帛所命申公枚乘周黨樊英之儔測其淵源覽其清濁未有厲俗獨行若寧者也誠宜束帛加璧備禮徵聘仍授几杖延登東序敷陳墳素坐而論道上正璇璣協和皇極下阜羣生彞倫攸敘必有可觀光益大化若寧固執匪石守志箕山追迹洪崖參蹤巢許斯亦聖朝同符唐虞優賢揚歴垂聲千載雖出處殊塗俯仰異體至於興治美俗其揆一也於是特具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焉

桓範薦徐宣

臣聞帝王用人度世授才爭奪之時以策略為先分定之後以忠義為首故晉文行舅犯之計而賞雍季之言高祖用陳平之智而託後於周勃也竊見尚書徐宣體忠厚之行秉直亮之性清雅持立不拘世俗確然難動有社稷之節歷位州郡所在稱職今僕射缺宣行掌後事腹心任重莫宜宣者帝遂以宣為左僕射

盧欽稱徐邈

徐公志高行潔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潔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寬聖人以清為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為通自在涼州及還京師人以為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貴清素之士於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之人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

蜀

秦宓奏記劉焉薦任定祖字子勑廣漢緜竹人少有才學州郡辟命稱疾不往奏記州牧劉焉薦儒士任定祖

昔百里蹇叔以耆艾而定策甘羅子奇以童冠而立功故書美黄髮而易稱顔淵固知選士用能不拘長幼明矣乃者以來海内察舉率多英儁而遺舊齒衆論不齊異同相半此乃承平之翔步非亂世之急務也夫欲救危撫亂脩己以安人則宜卓犖超倫與時殊趣震驚鄰

國駭動四方上當天心下合人意天人既和内省不疚雖遭凶亂何憂何懼昔楚葉公好龍神龍下之好偽徹天何況於真今處士任安仁義直道流名四遠如今見察則一州斯服昔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何武貢二龔雙名竹帛故貪尋常之高而忽萬仞之嵩樂面前之飾而忘天下之譽斯誠往古之所重慎也甫欲鑿石索玉剖蚌求珠今乃隨和炳然有如皎日復何疑哉誠知晝不操燭日有餘光但愚情區區貪陳所見

彭羕薦秦宓 字永年廣漢人薦同郡秦子勑於太守許靖曰

昔高宗夢傅説周文求吕尚爰及漢祖納食其於布衣此乃帝王之所以倡業垂統緝熙厥功也今明府稽古皇極允執神靈體公劉之德行勿翦之惠清廟之作於是乎始褒貶之義於是乎興然而六翮未之備也伏見處士緜竹秦宓膺山甫之德履雋生之直枕石漱流吟詠緼袍偃息於仁義之途恬淡於浩然之域高概節行守真不虧雖古人潛遁蔑以加旃若明府能招致此人

必有忠讜落落之譽豐功厚利建跡之勲然後紀功於王府飛聲於來世不亦美哉

桓溫薦譙秀 秀性清淨不交於世知將大亂預絶人事從兄弟及諸親里不與相見州郡辟命及李雄盜蜀安車徵秀又雄叔父驤驤子壽辟命皆不應常衣鹿皮躬耕山藪永和三年安西將軍桓溫平蜀表薦秀曰

臣聞大樸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彰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亦有秉心矯迹以惇在三之節是以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俗訓

民靜一流競伏惟大晉應符御世運無常通時有屯蹇
神州丘墟三方圮裂兎罝絶響於中林白駒無聞於空
谷斯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歎息者也陛下聖德嗣
興方恢天緒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既縣思宣大化
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羅於羿浞之墟想王蠋於亡
齊之境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抱德肥遁揚清渭波
於時皇極遘道消之會羣黎蹈顛沛之艱中華有顧瞻
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凶命屢招姦威仍偪身寄虎吻

危同朝露而能抗節王立誓不降辱杜門絶迹不面偽庭進免

龔勝亡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譏雖園綺之棲商洛管寧之

默遼海方之於秀殆無以過於今西土以為美談夫旌德禮賢

化道之所先崇表殊節聖哲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狼當路

遺黎偷薄義聲弗聞益宜振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遁之弊若秀

蒙蒲帛之徵足以鎮静頹風軌訓囂俗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

吴

周昭稱步隲等書 頴川周昭著書稱步隲及嚴畯等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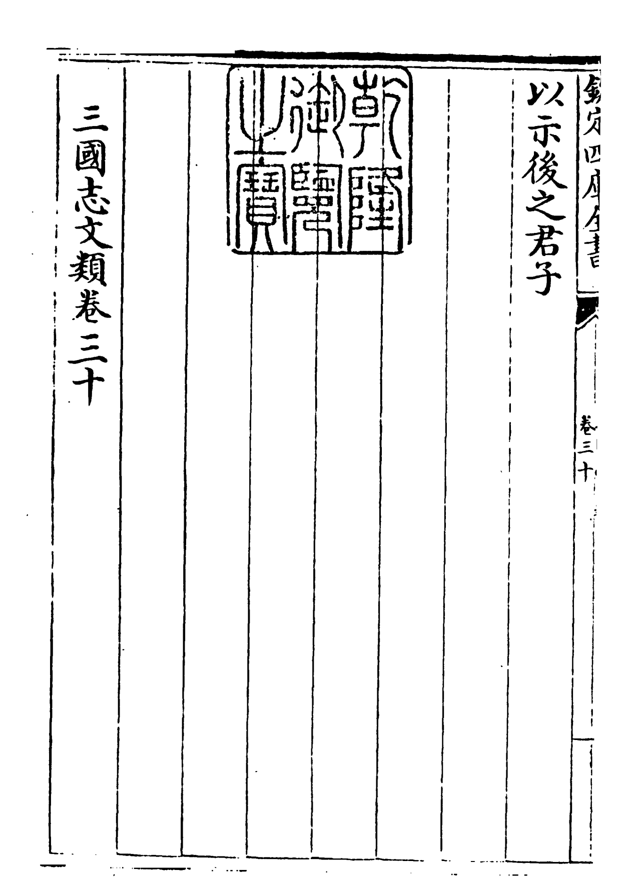
古今賢士大夫所以失名喪身傾家害國者其由非一也然要其大歸總其常患四者而已急論議一也爭名勢二也重朋黨三也務欲速四也急論議則傷人爭名勢則敗友重朋黨則蔽主務欲速則失德此四者不除未有能全也當世君子能不然者亦比有之豈獨古人乎然論其絕異未若顧豫章諸葛使君步丞相嚴衛尉張奮威之為美也論語言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又曰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豫章有之矣望之儼然即之也溫

聽其言也厲使君體之矣恭而安威而不猛丞相履之矣學不求禄心無茍得衛尉奮威蹈之矣此五君者雖德實有差輕重不同至於趨舍大檢不犯四者俱一揆也昔丁諝出於孤家吾粲由於牧豎豫章揚其善以並陸全之列是以人無幽滯而風俗厚焉使君丞相衛尉三君昔以布衣俱相友善諸論者因各叙其優劣初先衛尉次丞相而後有使君也其後並事明主經營世務出處之才有不同先後之名須反其初此世常人所決

勤溥也至於三君分好卒無虧損豈非古人交哉又魯横江昔仗萬兵屯據陸口當世之美業也能與不能孰不願焉而横江既亡衛尉應其選自以才非將帥深辭固讓終於不就後徙九列遷典八座榮不足以自曜禄不足以自奉至於二君皆位為上將窮富極貴衛尉既無求欲二君又不稱薦各守所志保其名好孔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斯有風矣又奮威之名亦三君之次也當一方之戍受上將之任與使君丞相不異也

然歷國事論功勞實有先後故爵位之榮殊焉而奮威將處此決能明其部分心無失道之欲事無充詘之求每升朝堂循禮而動辭氣謇謇罔不惟忠叔嗣雖親貴言憂其敗蔡文至雖䟽賤談稱其賢女配太子受禮若弔慷慨之趣惟篤人物成敗得失皆如所慮可謂守道見機好古之士也若乃經國家當軍旅於馳騖之際立霸王之功此五者未為過人至於純粹履道求不苟得升降當世保全名行邈然絶俗實有所師故麤論其事

以示後之君子



三國志文類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三國志文類卷三十一至三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瞿照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瓊

謄録監生臣錢黄熙

三國志文類卷三十一

勸說

魏

荀彧勸太祖定兖州

彧字文若初去袁紹從太祖太祖大悅曰吾之子房也以為司馬太祖征陶謙任彧留事會張邈以兖州反潛迎呂布兖州諸城皆應布太祖自徐州還擊布布東走太祖軍乘氏大飢人相食陶謙死太祖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彧勸太祖曰

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

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兖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内也不可以不先定今已破李封薛蘭若分兵東擊陳宫宫必不敢西顧以其間勒兵收熟麥約食畜穀一舉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後南結揚州共討袁術以臨淮泗若舍布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民皆保城不得樵採布乘虚寇暴民心益危唯鄄城范衛可

全其餘非已之有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陶謙雖死徐州未易亡也彼懲往年之敗將懼而結親相為表裏今東方皆以收麥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略之無獲不出十日則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耳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為守無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夫事固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熟慮之

太祖乃止大收麥復與布戰分兵平諸縣布敗走兖州遂平

又勸太祖迎漢帝建安元年太祖擊破黄巾漢獻帝自河東還洛陽太祖議奉迎都許或以山東未平韓暹楊奉新將天子到洛陽北連張楊未可卒制彧勸太祖辭曰

昔高祖東伐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播越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能遠赴關右然猶分遣將帥蒙險通使雖禦難於外乃心無不在王室是將軍匡天下之素志也今車駕旋軫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

感舊而增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雄傑大略也扶宏義以致英儁大德也天下雖有逆節必不能為累明矣韓暹楊奉其敢為害若不時定四方生心後雖慮之無及太祖遂至洛陽奉迎天子都許

荀攸等勸太祖進魏公授九錫建安十八年天子策命曹公為魏公加九錫令曰夫授九錫廣開土宇周公其人也漢之異姓八王者與高祖俱起布衣剏定王業其功至大吾何可比之前後三讓於是謝亭侯荀攸等勸進

自古三代胙臣以土受命中興封秩輔佐皆所以褒功賞德為國藩衛也往者天下崩亂羣凶豪起顛越跋扈之險不可忍言明公奮身出命以徇其難誅二袁篡盜之逆滅黄巾賊亂之類殄夷首逆芟撥荒穢沐浴霜露二十餘年書契已來未有若此功者昔周公承文武之迹受已成之業高枕墨筆拱揖羣后商奄之勤不過二年吕望因三分有二之形據八百諸侯之勢暫把旄鉞一時指麾然皆大啓土宇跨州兼國周公八子並為侯

伯白牡騂剛郊祀天地典策備物擬則王室榮章寵盛
如此之弘也追至漢興佐命之臣張耳吳芮其功至溥
亦連城開地南面稱孤此皆明君達主行之於上賢臣
聖宰受之於下三代令典漢帝明制令比勞則周呂逸
計功則張吳微論制則齊魯重言地則長沙多然則魏
國之封九錫之榮況於舊賞猶懷玉而被褐也且列侯
諸將幸攀龍驥得竊微勞佩紫懷黃蓋以百數亦將因
此傳之萬世而明公獨辭賞於上將使其下懷不自安

上違聖朝歡心下失冠帶至望忘輔弼之大業信匹夫之細行攸等所大懼也於是公勑外為章但受魏郡攸等復曰伏見魏國初封聖朝發慮稽謀羣寮然後策命而明公久違上指不即大禮今既虔奉詔命副順衆望又欲辭多當少讓九受一是猶漢朝之賞不行而攸等之請未許也昔齊魯之封奄有東海疆域井賦四百萬家基隆業廣易以立功故能成翼戴之勲立一匡之績今魏國雖有十郡之名猶減於曲阜計其戶數不能參

半以藩衛王室立垣樹屏猶未足也且聖上覽亡秦無輔之禍懲曩日震蕩之艱託建忠賢廢墜是爲顯明公恭承帝命無或拒違公乃受命

田豐說袁紹紹與曹公相持於官渡豐說曰

曹公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内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鋭分爲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民不得安業我

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是志悔無及也紹不從

傅巽說劉琮歸太祖越嵩及東曹掾傅巽等說琮歸太祖琮曰今與諸君據全楚之地守先君之業以觀天下何為不可乎巽對曰逆順有大體強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逆也以新造之楚而禦國家其勢弗當也以劉備而敵曹公又弗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兵之鋒必亡之道也將軍自料何與劉備琮曰吾不若也巽曰誠以劉備不足禦曹

公乎則雖保楚地不足以自存也誠以劉備足禦曹公乎則備不為將軍下也願將軍勿疑

閻忠說皇甫嵩 中平元年車騎將軍皇甫嵩既破黄巾威震天下閻忠時罷信都令而說嵩曰

夫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至而不旋踵者機也故聖人常順時而動智者必因機以發今將軍遭難得之運蹈易解之機而殘運不撫臨機不發將何以享大名乎嵩曰何為也忠曰天道無親百姓與能故有高人之功者

不受庸主之賞今將軍授鉞於初春收功於末冬兵動若神謀不再計旬月之間神兵電掃攻堅易於折枯摧敵甚於湯雪九州席捲屠三十六萬方夷黄巾之師除邪害之患或封戸刻石南向以報德威震本朝風馳海外是以羣雄回首百姓企踵雖湯武之舉未有高於將軍者身建高人之功北面以事庸主將何以圖安嵩曰心不忘忠何為不安忠曰不然昔韓信不忍一飧之遇而棄三分之利拒蒯通之忠忽鼎跱之勢利劍已揣其

喉乃歎息而悔所以見烹於兒女也今主勢弱於劉項將軍權重於淮陰指麾可以振風雲叱咤足以興雷電赫然奮發因危抵頹崇恩以綏前附振武以臨後服徵冀方之士動七州之衆羽檄先馳於前大軍震響於後蹈蹟漳河飲馬孟津舉天網以網羅京都誅閹官之罪除羣怨之積忿解久危之倒懸如此則攻守無堅城不招必影從雖兒童可使奮空拳以致力女子可使其褰裳以用命況勵智能之士因迅風之勢則大功不足合

八方不足同也功業已就天下以順乃燎於上帝告以天命混濟六合南面以制移神器於已家椎亡漢以定祚實神機之至決風發之良時也夫木朽不雕世衰難佐將軍雖欲委忠難佐之朝雕畫朽敗之木猶逆坂而走丸必不可也方今權官羣居同惡如市主上不自由詔命出左右如有至聰不察機事不先必嬰後悔亦無及矣嵩不從忠乃亡去

三國志文類卷三十一

三國志文類卷三十二

勸說

魏

王朗勸文帝育民省刑

兵起已來三十餘年四海盪覆萬國殄瘁賴先王芟除寇賊扶育孤弱遂令華夏復有綱紀鳩集兆民於兹魏土使封鄙之内雞鳴犬吠達於四境蒸庶欣欣喜遇升

平今遠方之寇未賓兵戎之役未息誠令復除足以懐遠人良宰足以宣德澤阡陌咸修四民殷熾必復過於曩時而富於平日矣易稱勑法書著祥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慎法獄之謂也昔曹相國以獄市為寄路温舒疾治獄之吏夫治獄者得其情則無寃死之囚丁壯者得盡地力則無饑饉之民窮老者得仰食倉廩則無餒餓之殍嫁娶以時則男女無怨曠之恨胎養必全則孕者無自傷之哀新生必復則孩者無不自育之累壯而

後役則幼者無離家之思二毛不戎則老者無頓伏之患醫藥以療其疾寬繇以樂其業威罰以抑其强恩仁以濟其弱賑貸以贍其乏十年之後既笄者必盈巷二十年之後勝兵者必滿野矣

程昱說太祖無居鄴字仲德太祖與呂布戰於濮陽數不利乃各引去於是袁紹使人說太祖連和欲使太祖遣家居鄴太祖新失兖州軍食盡將許之時昱引見言曰

昔田横齊之世族兄弟三人更王據千里之齊擁百萬之衆與諸侯並南面稱孤既而高祖得天下而横顧為

降虜當此之時橫豈可為心哉太祖曰然此誠丈夫之
至辱也昱曰昱愚不識大旨以為將軍之志不如田橫
田橫齊一壯士耳猶羞為高祖臣今聞將軍欲遣家往
鄴將北面而事袁紹夫以將軍之聰明神武而反不羞
為袁紹之下竊為將軍恥之

又料孫權不殺劉備

太祖征荆州劉備奔吳論者以為孫權必殺備昱料之
曰孫權新在位未為海内所憚曹公無敵於天下初舉

荆州威震江表權雖有謀不能獨當也劉備有英名關羽張飛皆萬人之敵也權必資之以禦我難解勢分備資以成又不可得而殺也權果多與備兵以禦太祖

郭嘉料孫策必死於匹夫之手

孫策轉鬭千里盡有江東聞太祖與袁紹相持於官渡將渡江北襲許衆聞皆懼嘉料之曰策新并江東所誅皆英豪雄傑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輕而無備雖有百萬之衆無異於獨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耳

以吾觀之必死於匹夫之手策臨江未濟果為許貢客所殺

劉曄勸曹操伐蜀時太祖征張魯漢中平曄進曰

明公以步卒五千將誅董卓北破袁紹南征劉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勢慴海外今舉漢中蜀人望風破膽失守推此而前蜀可傳檄而定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舉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

之諸葛亮明於治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為後憂太祖不從

劉放說王松歸太祖字子棄遭世大亂時漁陽王松據其土放往依之太祖克冀州放說松曰

往者董卓作逆英雄並起阻兵擅命人自封殖惟曹公能拔拯危亂翼戴天子奉辭伐罪所向必克以二袁之彊守則淮南冰消戰則官渡大敗乘勝席卷將清河朔威

刑既合大勢已見速至者漸福後服者先亡此乃不俟終日馳騖之時也昔黥布棄南面之尊仗劒歸漢誠識廢興之理審去就之分也將軍宜投身委命厚自結納松然之

賈逵勸孫資應命字梁道時太祖辟資會兄為鄉人所害資手刄報仇乃將家屬辟地河東故遂不應命尋復為本郡所命以疾辭友人河東賈逵謂資曰

足下抱逸羣之才值舊邦傾覆主將殷勤千里延頸且崇古賢桑梓之義而久盤桓拒違君命斯由曜和璧於

秦王之庭而塞以連城之價耳竊為足下不取也資感其言遂往應之

蜀

諸葛亮說孫權（時亮與徐庶並為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遂詣曹公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兵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曰）

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

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絶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東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内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横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

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荆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吴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

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幷力拒曹公

龐統說劉備字士元先主器之親待亞之諸葛亮與亮並為軍師中郎將統說備曰

荆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吳孫北有曹氏鼎足之計難以得志今益州國富民彊戶口百萬四部兵馬所出必具寶貨無求於外今可權借以定大事備曰今之與吾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失信義

於天下者吾所不取也統曰權變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兼弱攻昧五伯之事逆取順守報之以義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為人利耳備遂行

姜維說鍾會時會陰懷異圖維見而知其心謂可構成擾亂以圖克復也乃詭說會曰

聞君自淮南已來算無遺策晉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夫韓信不背漢於擾攘以見疑於既平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劍而妄死彼豈闇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

也今君大功既立大德巳著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絶迹全功保身登峨嵋之嶺而從赤松遊乎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且為今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於老夫矣由是情好歡甚

吳

魯肅說吳主弔劉表二子

夫荆楚與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

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加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恊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幷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為操所先權即遣肅行

朱治說孫賁陳安危守君理時權從兄豫章太守賁女為曹公子婦及曹

公破荆州威震南土賁畏懼欲遣子入質治聞之求往見賁為陳安危

治說賁曰破虜將軍昔率義兵入討董卓聲冠中夏義士壯之討逆繼世廓定六郡特以君侯骨肉至親器為時生故表漢朝剖符大郡兼建將校仍關綜兩府榮冠宗室為遠近所瞻加討虜聰明神武繼承洪業攬結英雄周濟世務軍衆日盛事業日隆雖昔蕭王之在河北無以加也必克成王基應運東南故劉玄德遠佈腹心求見拯救此天下所共知也前在東聞道路之言云將

軍有異趣良用憮然今曹公阻兵傾覆漢室幼帝流離百姓元元未知所歸而中國蕭條或百里無煙城邑空虛道殣相望士嘆於外婦怨乎室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以此料之豈能越長江與我爭利哉將軍當斯時也而欲背骨肉之親違萬安之計割同氣之膚啖虎狼之口為一女子改慮易圖失機毫釐差以千里豈不惜哉

三國志文類卷三十二

三國志文類卷三十三

對問

魏

高貴鄉公問諸儒經義

帝幸太學問諸儒曰聖人幽贊神明仰觀俯察始作八卦後聖重之為六十四立爻以極數凡斯大義罔有不備而夏有連山殷有歸藏周曰周易易之書其故何也

易博士淳于俊對曰庖犧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為六十四黄帝堯舜通其變三代隨時質文各由其事故易者變易也名曰連山似山出内氣連天地也歸藏者萬事莫不歸藏於其中也帝又曰若使包羲因燧皇而作易孔子何以不云燧人氏没包羲氏作乎俊不能荅帝又問曰孔子作彖象鄭玄作注雖聖賢不同其所釋經義一也今彖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俊對曰鄭玄合彖象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

帝曰若鄭玄合之於學誠便則孔子曷爲不合以了學者乎俊對曰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此聖人以不合為謙帝曰若聖人以不合為謙則鄭玄何獨不謙耶俊對曰古義宏深聖問奥遠非臣所能詳盡帝又問曰繫辭云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此包羲神農之世為無衣裳但聖人化天下何殊異爾耶俊對曰三皇之時人寡而禽獸衆故取其羽皮而天下用足及至黄帝人衆而禽獸寡是以作為衣裳以濟時變也帝又

問乾為天而復為金為玉為老馬與細物並耶俊對曰聖人取象或遠或近近取諸物遠則天地講易畢復命講尚書帝問曰鄭玄云稽古同天言堯同於天也王肅云堯順考古道而行之二義不同何者為是博士庾峻對曰先儒所執各有乖異臣不足以定之然洪範稱三人占從二人之言賈馬及肅皆以為順考古道以洪範言之肅義為長帝曰仲尼言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堯之大美在乎則天順考古道非其至也今發篇開義以明

聖德而舍其大更稱其細豈作者之意耶俊對曰臣奉
遵師說未喻大義至於折中裁之聖思次及四岳舉鯀
帝又問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思
無不周明無不照今王肅云堯意不能明鯀是以試用
如此聖人之明有所未盡耶峻對曰雖聖人之宏猶有
所未盡故禹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聖賢
緝熙庶績亦所以成聖也帝曰夫有始有卒其唯聖人
若不能始何以為聖其言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蓋謂

知人聖人所難非不盡之言也經曰知人則哲能官人若堯疑鯀試之九年官人失叙何得謂之聖哲峻對曰臣竊觀經傳聖人行事不能無失是以堯失之四凶周公失之二叔仲尼失之宰予帝曰堯之任鯀九載無成汩陳五行民用昏墊至於仲尼失之宰予言行之間輕重不同也至於周公管蔡之事亦尚書所載皆博士所當通也峻對曰此皆先賢所疑非臣寡見所能究論次及有鯀在下曰虞舜帝問曰當堯之時洪水為害四凶

在朝宜速登賢聖濟斯民之時也舜年在旣立聖德光明而久不進用何也峻對曰堯咨嗟求賢欲遜巳位岳曰否德忝帝位堯復使岳揚舉仄陋然後薦舜薦舜之本實由於堯此葢聖人欲盡衆心也帝曰堯旣聞舜而不登用又時忠臣亦不進達乃使岳揚仄陋而後薦舉非急於用聖恤民之謂也峻對曰非臣愚見所能逮及於是復命講禮記帝問曰太上立德其次務施報為治何由而教化各異皆修何政而能致於立德施而不報

乎博士馬照對曰太上立德謂三皇五帝之世以德化民其次報施謂三王之世以禮為治也帝曰二者致化薄厚不同將主有優劣耶時使之然乎照對曰誠由時有樸文故化有薄厚也

蒯良蒯越對劉表

劉表之初為荆州也江南宗賊盛袁術屯魯陽盡有南陽之衆吳人蘇代領長沙太守貝羽為華容長各阻兵作亂表初到單馬入宜城而延中廬人蒯良蒯越襄陽

人蔡瑁與謀表曰宗賊甚盛而衆不附袁術因之禍今
至矣吾欲徵兵恐不集其策安出良曰衆不附者仁不
足也附而不治者義不足也苟仁義之道行百姓歸之
如水之趨下何患所至之不從而問興兵與策乎表顧
問越越曰治平者先仁義治亂者先權謀兵不在多在
得人也袁術勇而無斷蘇代貝羽皆武人不足慮宗賊
帥多貪暴為下所患越有所素養者使示之以利必以
衆來君誅其無道撫而用之一州之人有樂存之心聞

君聖德必彊負而至矣兵集衆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荆州八郡可傳檄而定術等雖至無能為也表曰子柔之言雍季之論也異度之計舅犯之謀也遂使越遣人誘宗賊至者五十五人皆斬之襲取其衆

荀彧討袁紹對袁紹與太祖書其辭悖慢太祖以示彧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彧有此對

古之成敗者誠有其才雖弱必彊苟非其人雖彊亦弱劉項之存亡足以觀矣今與公爭天下者唯袁紹爾紹

貌外寬而內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達不拘唯才所宜此度勝也紹遲重少決失在後機公能斷大事應變無方此謀勝也紹御軍寬緩法令不立士卒雖衆其實難用公法令既明賞罰必行士卒雖寡皆爭致死此武勝也紹憑世資從容飾智以收名譽故士之寡能好問者多歸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誠心不爲虛美行已謹儉而與有功者無所悋惜故天下忠正效實之士咸願爲用此德勝也夫以四勝輔天子扶義征伐誰敢不從紹之强

其何能為太祖悅

賈詡定太子對時文帝為五官將而臨菑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與有奪宗之議文帝使人問詡自固之術詡對曰

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是而已文帝從之深自砥礪太祖又嘗屏除左右詡嘿然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荅何也詡曰適有所思故不即對耳太祖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

又伐吳蜀對 帝問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詡對

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綏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蕞爾小國依岨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群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昔舜舞干戚而有苗服臣以為當今宜先文後武

鍾繇獄詰辭　時毛玠出見黥面反者其妻子没為官奴婢玠言曰使天不雨蓋此也太祖遂大怒收玠付獄大理鍾繇詰玠

自古聖帝明王罪及妻子書云左不共左右不共右予則孥戮女司寇之職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槀漢律罪人妻子没為奴婢黥面漢法所行黥墨之刑存於古典今真奴婢祖先有罪雖歷百世猶有黥面供官一以寛良民之命二以宥并罪之辜此何以負於神明之意而當致旱案典謀急恒寒若豫恒燠若寛則亢陽所以

為旱玠之吐言以為寬耶以為急也急當陰霖何以反旱成湯聖世野無生草周宣令王旱魃為虐亢旱以來積三十年歸咎黥面為相值不衛人伐邢師興而雨罪惡無徵何以應天玠譏謗之言流於下民不悅之聲上聞聖聽玠之吐言勢不獨語時見黥面凡為幾人黥面奴婢所識知邪何緣得見對之嘆言時以語誰見答云何以何日月於何處所事已發露不得隱欺具以狀對

毛玠獄詰對

臣聞蕭生縊死困於石顯賈子放外讒在絳灌白起賜劍於杜郵晁錯致誅於東市伍員絶命於吳都斯數子者或妬其前或害其後臣垂齠執簡累勤取官職在機近人事所竄屬臣以私無勢不絶語臣以寃無細不理人情谿利為法所禁法禁於利勢能害之青蠅横生為臣作謗謗臣之人勢不在他昔王叔陳生爭正王廷宣子平理命舉其契是非有宜曲直有所春秋嘉焉是以書之臣不言此無有時人説臣此言必有徵要乞蒙宣

子之辨而求王叔之對若臣以曲聞即刑之日方之安駟之贈賜劒之來比之重賞之惠謹以狀對

王肅對明帝帝欲不諱帝嘗問肅曰漢桓時白馬令李雲上書言帝者諦也是帝欲不諦當何得不死肅對

但為言失逆順之節原其本意皆欲盡心念存補國且帝者之威過於雷霆殺一匹夫無異螻蟻寬而宥之可以示容受切言廣德宇於天下故臣以為殺之未必為是也

又對史遷隱切對帝問肅曰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内懷隠切著史紀非貶孝武令人切齒肅對

司馬遷記事不虚美不隠惡劉向楊雄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謂之實録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已本紀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紀有録無書後遭李陵事遂下遷蠶室此為隠切在孝武而不在於史遷也

三國志文類卷三十三